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葵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助過遷善克己復禮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

過聖人之旨深哉

朱子曰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

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

莫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

○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

所值禍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濂溪先生

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子謂養心不止於寡
 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
 也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欲未便說到那邪僻
 便將本心俱紛雜了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
 漸至於無○問周子言不止於寡欲如何曰語其所
 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
 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
 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
 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
 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
 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
 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然則欲字如何曰不同
 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
 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
 如此者○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貴用流行立

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立字輕如三十而立之立明字就見處說如知
 天命以○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
 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
 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
 流行矣○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勢之自然制於外
 所以養其中是做工夫處○上句是說視聽言動
 皆自此心形見下句即是克己工夫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這一句好看○問克己工夫從內做去反
 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問明知其不當視
 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
 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
 近思錄
 卷之五

過目便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入耳也。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處也難。古人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朱子曰。四箴精確。續密無纖芥之可疑。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故曰久而誠矣。○問制外安內。却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已工夫。

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熟後便私意慚慚消磨去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亾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問視何以說心聽。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閑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而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問知誘物化。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視是將這裏底引出。故云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故云閑邪存誠。○問聽箴前面亦大。概說不知可改。聽字作視箴否。曰。視箴說又較切。視最在先。閑眼便是。言箴曰。人心之動所以說得切。至聽處却較輕也。

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
 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
 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朱子曰言箴說許多是人
 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
 物間都說得周備○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要處
 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才不靜專自家心自做主
 不成如何去接物矧是樞機四句是說謹言底道
 理下是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
 忤出悖則來違○心氣和則言順理然亦須就言
 上做工夫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
 管無少空闕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
 始得相應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

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誠之於
 為是動之於身○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是
 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
 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
 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
 思亦不可○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不可謂專在外
 而工夫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
 可也○問哲人志士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
 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於事為
 早是見得遲了此覺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
 脚做工夫去○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
 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有兩樣大
 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動箴那句是
 緊要或云順理則裕曰更連從欲惟危句都是這
 是生死路頭○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有說多底
 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其曰制外
 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己復禮之事也曰安內存誠
 近思錄

而內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其得之矣。學者深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

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易傳下同。○朱子曰。易傳云。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

而已。這般說。話好簡當。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

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真正之道爲可吝也。葉氏曰。伐邑。內自治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

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象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夬之九五曰其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士光也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朱子曰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此

意不誠之本也。○葉氏曰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
必誠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象傳。○朱子曰說
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
葉氏曰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奮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朱子曰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有是

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問程子以為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柰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未也。譬之木焉。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根。則萌芽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其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關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蹙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

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葉氏曰。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永按。如克伐怨欲驕吝之類。皆客氣也。○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永按。不能氣用事。故多暴厲。能持其志。則人不能祛思慮。不為氣所勝。而臨事自然從容。○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永按。思慮者。心多計較。只是心有條吝。故無浩然正大之氣。○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集氏曰。怒氣盛則不能自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為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堯

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節先

生名雍字堯夫。○永按君子與小人。不並立者也。然或有時不幸而與之處。善修己者。正資之以為進德之助。如禽石能磨玉也。○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

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人也。則知畏者安而不復畏矣。○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會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

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自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安怕問習在危。堵上行底。亦是此意否。曰。那箇分明是危底。只教習得。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永按專務責人。而不知責橫渠先生曰。以責人。○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之心。責己。則盡道。

也。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之。則大投費。○九德最好。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朱子曰。九德分得細密。○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八種。○葉氏曰。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和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樸愿而不徒向平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恃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易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果者或傷於刻薄。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不至於暴。學問之道。在唐虞時論者。已如是之密矣。○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著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謂之天職。朱子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或謂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目不然。桀紂

亦會手持足履。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理也。明道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字。○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

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朱註云。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問明道先生。三十年猶不念遊獵之心。朱子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年至三十猶不念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朱子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如為人謀而不忠。只是為別人做事。自

近思錄

不著意。這箇病根。尤深於計較利害。伊川云。人才
有形。便有彼己。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
如水流注下去。才有此形。便
有此事。其端甚微。須用省察。○罪已責躬不可無
然亦不當長畱在心胸為悔。問程子曰。自訟不置
責躬不可無云云。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
悔。又若何而能不畱耶。朱子曰。改了便無悔。又問
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悔字難說
既不可常存胸中。以為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
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
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畱滯。既
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
戒。不可再做錯了。○葉氏曰。已往之失。長畱愧怍
應酬之間。○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朱
反為繫累。○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朱
自只是纒有意在上面。面更是欲。便是動自家心。人
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

掛畫。便須要識美惡。這
都是欲。皆足以為心病。○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
世之師。本註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人
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
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問
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移乙之說。是
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
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
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
舜何與焉。蓋因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

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遷也。○問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倫是個無怒子。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有無怒底聖人。只是聖人分上。者不遷字不得。顏

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葉氏曰。役物者。我常是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一毫作好作惡。○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朱子曰。人能克己。此數語極有味。○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永按。此感彼應。常理也。有不應焉。反責己之意。○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

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

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問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此

朱子曰此說甚是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永按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

亦去矜字之病也謝子語胡文定公以飲食無誇耀人之類為矜而說理之好張大處猶有未及覺者

時省察○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

性思叔慙謝永按今人好詬詈下賤者多矣當以此言自省○見賢使思

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永按莫不在已謂反躬自省人之不善已皆有之也○橫渠先生曰湛一氣

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

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

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正蒙下同○朱子曰湛一

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織惡

便是氣之欲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自然○織惡

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問張子

必除云云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朱子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

可○橫渠言成性循孟子言踐形○惡不仁是不

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

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

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葉氏曰所習或未之察所

心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永按去不善乃能盡善徒知向善而不不知惡惡徒為其是而不務去其非皆好仁而不惡不仁者也。此張子自為一說以好仁惡不仁為一人若論語則是言兩種人也。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永按在人者未必皆非。故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問為他慮所誠心不定却以為氣是如何。朱子曰人誰不要此力量不到不定時也不奈何得如重擔擔不去只為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古

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

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橫渠論語說○永按

朋來而樂程子言之切矣此謂樂其取益亦張子自為一說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

朱子曰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爲仁矣。永按剛暴者常有矜高之病。蓋目者人之所常用

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

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

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

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

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

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曰相親與。得效最速。永按敬

而非善柔。日與之。觀亦得相觀之益。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

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

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蓋

其所益之多。○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

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

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

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婦應對。在朋友。則不

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

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

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

則義理常勝。葉氏曰。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

隨遇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卷之五終

